

普华  
经管

正略钧策  
管理丛书

# 管理学方法论批判

— 管理理论效用与真实性的哲学探讨

【英】 保罗·格里斯利 著

刘庆林 王群勇 译

*Management  
Knowledge  
A Critical  
View*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 管理学方法论批判

——管理理论效用与真实性的哲学探讨

[英]保罗·格里斯利 著

刘庆林 王群勇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理学方法论批判——管理理论效用与真实性的哲学探讨/ [英] 格里斯利著; 刘庆林, 王群勇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6.10

ISBN 7-115-13832-X

I. 管... II. ①格... ②刘... ③王... III. 管理学-方法论-研究 IV.C9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90856号

### 内 容 提 要

本书综合利用了社会理论、组织理论以及应用哲学的思想，向读者说明了管理学研究如何帮助管理实践的成长。作者从哲学的高度考察管理知识、管理研究的不同方法论后得出，管理研究方法尽管不尽正确，但并非无效，管理思想的效用和价值并不依赖于它们的真实性。

本书适合管理学研究者、管理专业师生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市场营销的管理人员阅读。

- Management Knowledge
- a critical view

Copyright©Paul Griseri

All Rights Reserved. No reproduction, copy or transmission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made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PALGRAVE出版公司授权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 管理学方法论批判

——管理理论效用与真实性的哲学探讨

- 
- ◆ 著 [英] 保罗·格里斯利
  - 译 刘庆林 王群勇
  - 责任编辑 许文瑛
  -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崇文区夕照寺街 14 号  
邮编 100061 电子函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 开本: 700×1000 1/16
  - 印张: 16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 字数: 270 千字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3-2299 号

ISBN 7-115-13832-X/F · 652

定价: 35.00 元

读者服务热线: (010) 67129879 印装质量热线: (010) 67129223

# 管理学方法论批判

——管理理论效用与真实性的哲学探讨

## 作者认为

- 系统的管理研究并非管理知识的有效来源
- 管理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在其纯粹形式上没有一个是完全正确的
- 从学术研究角度，管理学几乎不具备真理性

## 作者建议

- 管理学研究应该融合各种方法的元素
- 管理知识的应用者不必执着于管理知识的真实性
- 管理知识的有效性最终由实践评价

## 作者反对

- 把管理学研究当做学术研究
- 把管理学研究当做完全应用型的
- 管理人员应该更学术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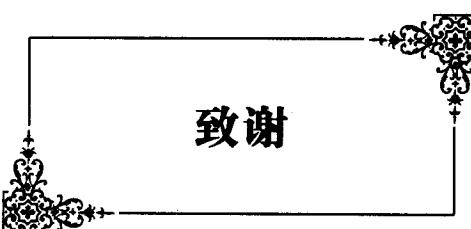
# 管理学方法论批判

——管理理论效用与真实性的哲学探讨

保罗·格里斯利

管理学领域的自由作家和教育家，英国伦敦大学管理和行为领导课程首席讲师。已经在中国出版过《管理价值观：企业经营理念的变革》一书。





## 致谢

与我的前一本著作不同，本书的酝酿时间较短。在创作过程中，很多人影响了我，其中包括Tony Emerson和Jon Groucott，他们在很多方面启发了我，对此我十分感谢。最近，我还得到了Nigel Laurie和Chris Cherry的支持。同时，许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也以各种方式为我对该主题的理解作出了贡献。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很感激我妻子Lyn给予我的支持，她毫无保留地赞扬或驳斥我的观点。



## 引论

### 本书内容

管理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真实性（True），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实用性（Useful），这是本书要阐明的关键问题。我们的核心看法是，一般的管理学，其研究活动误将重点放在了管理理论的正确性上（Validity）。

这并不是说管理学的研究活动毫无正确性可言。但管理学研究有多大的正确性？（更主要地）其结论能起到什么作用？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怀疑的，管理学研究不能以其他学科（社会的或自然的）的方式产生出正确的结论。但我们不能由此怀疑第二个问题，认为管理学研究是没有用的。而且，我们不能由此断定，只有正确的研究才是有用的。因为有许多管理思想和管理著作对专家或学者来说是很有价值的（虽然找不到其真实性）。因此我们的最后结论是：管理作为一门研究学科，应该放弃学术伪装而倡导自身的实用价值。

以下是我们的主要观点：

- 管理学研究并不是为了达到某种正确性；
- 管理思想的价值不依赖于其真实性；
- 本质上，管理知识都是局部性（Local）的而非普遍性（General）的；
- 管理知识至少应该部分地从个人目的的角度来理解；

- 管理者自身可以是管理理论专家；
- 应用于管理学研究的软资料和硬资料的区别（Hard/Soft Distinction）被误置了；
- 管理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复杂学科，一般意义上的管理理论没有反映出这种复杂性；
- 方法论一般是单维（Uni-Dimensional）的，而我们需要的是研究方法的多维性（Multi-Dimensional）。

因此，我们基本的挑战是，作为一门研究科目，管理学能否保持显学的趋势，或者说它是否应该被彻底改造为吸收各个学科成果的一个领域，而其自身最好又被视为实践。

##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管理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分裂趋势。一方面，这门学科需要更浓的学术气氛，需要遵循所有的经典学术准则——以理论的发展和已确立的成果衡量其进步程度；以研究论文和著作衡量其活动；以学术同伴群体的观点衡量其质量。

与此同时，针对管理实践人员的书籍、期刊的印刷速度也没有放慢。在这个服务于管理实践者的领域内，其进步是从知识传播和应用的角度来衡量的，这个领域内管理研究的质量更多地由发行是否成功来评价，而不是由书的内容来评价。

有人可能会担心，在这种分裂趋势中，没有一个方面是由组织绩效来评价其成功的（虽然双方都试图这么做）。除此之外，我们很难了解学术界如何考虑管理人士的兴趣和需求以及学术界如何影响企业界的实践活动。管理者们经常用多年前在课堂上或在浮华的媒体、印刷品、艺术品展览会、时尚书籍或电视、电台的新闻中学到的管理思想来从事管理工作。（例如，早间电视播音员说：“研究人员证实，人们的压力过大”）

本书试图部分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把所有管理学研究描述成完全应用型的，更不认为所有管理人员应该学术化一些（虽然我认为精明的管理者比他们自身所认为的更学术化）。本书试图把管理学研究当做一个学术领

域来评价。出于学术目的，本书首先探讨了管理学研究是否的确证明了某些东西——我们真的可以说自己从那些研究报告、论文和书籍中学到知识了吗？随着这本书的逐渐深入，我们会以不同方式不断给出该问题的答案——从通常的角度来讲，管理学并不是合理可靠的。作为学术研究，它几乎不具备真理性；它的价值来源于其实际应用，并且要由实践来评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有价值的管理学研究项目都应该是狭隘的“实践”技巧或者“黄金规则”之类，而是说所有的管理思想，不论是技术性的、思考性的还是高度抽象的，最终都要用于管理者的实践活动（事实上，这是管理者们真正想做的）。**管理学作为学术研究没有前途。**本书的最后一章将勾勒出管理学研究如何保持有用性——尽管它什么也证明不了。

我们所持的一个关键论点是，**管理学研究的不同方法在其纯粹形式上没有一个是正确的。**我们将讨论四种典型的方法，其中每一种方法都被认为是在社会环境中的“大的”研究理论。我们将会看到它们存在严重缺陷，当然也都有其明显的优点。对此，我们解决的方案是：管理学研究应该融合每种方法的元素——因此，当前的大多数管理学研究是不完全的（没有产生管理知识，最多是不完全地产生）。

本书是一部怀疑性的著作，可能有人认为它是蓄意破坏。实则不然。它的目的是批判管理学研究，以了解我们所证实的东西的局限性，而不是试图阻止人们去搞研究。这个论点旨在帮助人们理解管理学研究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我们将看到：证据和正确性并不是有价值的管理思想和作品的惟一方面——其他方面即使不比它们重要，至少也是很重要的。

## 本书的目标读者

本书的写作主要针对两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由一些参加管理学课程（本科课程、在职教育或研究生课程，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如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的硕士课程）的个人组成的。学习这些课程的人们通常被要求写一篇论文、确定一个主题（经常集中于某个组织）、查阅现存文献、开展一个小范围的调查等。为这类调查划定出一个界限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个关键的方面对任何研究（不论是MBA硕士论文还是学术研究报告）

的正确性都是至关重要的，即研究的设计方案以及它所使用的方法。设计一项研究项目的时候，研究者面临许多选择。这些选择通常是一系列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合理性，其拥护者们极力鼓吹这种方法而将其他方法拒之门外。

有种观点认为：知识或思想要具有“真正的”真实性，就必须包含某种清晰的定量因素。假如持这种观点的人要写一篇关于营销策略的论文，那么他就倾向于查找以“百分比、比例、相关性”等形式的材料。其他形式的材料都被认为太模糊以至于没有什么价值。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硬事实(Hard Fact)所产生的结论太具体、太客观。对这类研究者来说，重要的是要理解人类感觉的广度和深度。遵循后一种范式的调研者写出的关于市场营销的论文就会集中于人们对某一特定策略的看法。

有些人认为存在着一种直达管理学真理的惟一的最优方法，其实这是个误解。还有另外一个极端的看法是(同样误导)：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只代表了一种选择。后一种看法似乎认为方法论的选择只是兴趣问题。许多人把完成论文作为管理课程的一部分，这些人可能就持有这种观点，认为自己可以有效地采纳其中的任何一种。在更复杂的层面上，某些人可能意识到：他们可以本能地发现一种方法比另一种方法更令人信服、更“真实”。

这只是管理学研究过程的一个方面，管理学研究在本质上是变化着的。每个人有不同的哲学假定，每个研究者以不同的方式创作论文和报告以便完成他们的任务，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反映出了这种基本差异。同样，读者的评论也折射出他们自己的反应——既是对研究内容的反应，也是对研究方法的反应。

这里还存在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人们常常发现一种研究比另一种研究更令人信服。这个简单的事实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哪种方法是更正确的？或者各种方法都同样正确吗？还是同样不正确？在所有应用社会学的研究中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因此它应该是任何论文的首要特征——这是不是说关于这个学科的“真实性”呢？

这个问题引起很大争论，但其讨论的深度还不足以被管理专业的学生所评价。但是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人们将无从真正了解，他们的研究是否反映了组织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或者这仅仅是他们为研究对象所撰写的一个故事而已。

所以本书旨在帮助管理专业的学生培养一种观点：什么才算做正确；他们自己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正确；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真实性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其论文创作。

论文的写作者确实需要理解：开展一项组织调查研究所具有的实际缺陷——数据采集的最好方法、回答特定问题的最适合方法等。有许多书籍对该问题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有一些实用性的文章采用技术性的术语和特定的数据搜集方法（比如采访），非常有效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也有许多文章提供了管理学研究的概览。但是没有一本书对管理学研究提出批判。这正是本书所要填补的空缺。我们要想完全理解一项研究项目所起到的作用，批判性的成分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对这一部分读者群体来讲，本书的功能在于带领他们浏览各种观点，这有助于他们持着批判的态度去阅读研究材料和进行研究。但本书无意取代那些论述社会研究中实际问题的文章。本书会把这些文章置于上下文当中去理解，所介绍的方法是有助于管理知识而不是创造（Creation）管理知识。“有助于”和“创造”之间的模糊性会贯穿全书。

本书针对的第二部分目标读者是管理学研究者所组成的群体。在这一领域内，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真实程度各不相同的方法——方法、方式和内在哲学假设的多样性。这一群体与管理专业研究生的主要差异在于：正是这一研究者群体在制定规则。

什么才算恰当的研究方法？这基本上是由权威期刊的编辑部喜欢什么样的稿件来决定的。<sup>1</sup>学术期刊的编辑部一般由这一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组成。管理学研究活动结论的不确定性（即不能确定什么才算做管理知识）正是这一学科领域的一个特征。对于这一问题，整个学术界都没有解决。

对第二部分目标读者，本书的目的是要为如下问题提供确定性答案：“管理学研究的正确性有多少？”答案是：大多数管理学研究并不像假设的或宣

1. 当代学术领域的一个讽刺是：把一群有相似头脑的学者聚集到一起，开几次招待会或研讨班，创办自己的期刊，由这些头脑相似的人组成编委。这样，一夜之间就可以创立一个新学科。一个有趣的假设（这是一个调查，我本人没有见过）是：管理学下面的子领域的发展是否映射出个人的职业轨迹。一个从事管理学教育的培训人员可能会进入人力资源部门；一个工程师可能会变成运营管理方面的专家；而一个会计可能会变成财务管理方面的专家。因此，与其说管理学科的分类由学科的性质决定，不如说由支持者的教育和专业背景决定。

称的那样正确。然而，这并不是否定其有用性，前面提到的四种范式中，每种都很有价值——问题是要了解他们如何共同促进管理知识的发展。但我们无法从学术研究领域里了解这一点。这一领域最有价值的材料最好被当做训练材料来理解，而不是就真理问题所做的论断。

可能读者想知道：相对于其他理论方法，诸如实证主义、相对主义、解释学、批判理论、现象学等，本书持什么立场。总体上，我强调以折衷的方法研究方法论问题，把各种研究范式和批判理论综合起来考虑。但这并不是出于不可知论（Agnosticism）。更确切地说，我的论点是：把各种社会研究的方法论和范式都考虑进来是有价值的，因为所有这些方法都是有价值的——这仅仅是说，大多数方法论中，其中一个说得太多而其他的什么都不说。

本书第12章采纳了哈贝玛斯（Jurgen Habermas）的思想，但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以管理实践者的需要来检验管理学研究的价值上。关键问题不是“什么是管理学研究”，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运用它；我们与其讨论它是否支持某个研究理论，不如更加关注这一问题：如此多的研究，它们产生的具体价值却如此之少。

##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我已经阐述过我的主要观点：管理研究并不总是正确的，最好不要以真实有效性来思考它。核心的观点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研究方法论的一般问题在管理学研究中更加敏锐。在其他社会调查领域中（比如社会学），人们能够自觉意识到针对人类行为的研究的可疑性。在这种学术领域（指社会调查领域），人们普遍认为存在一系列相关问题使得这类研究充满了争论。而在应用社会科学里面（比如管理学）人们远没有这种意识。我的意图是在讨论管理知识时，把方法论问题摆到中心位置上来。

在众多管理学文献中存在两个极端的方法。某些研究者以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做社会科学研究（一些人甚至认为两者之间根本没有本质的区别）。在他们看来，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测量和开发关于人类行为的可检验假设。另一些人则指出，像化学家对待他们的研究对象（如某一以硅为主要成分的化合物）那样，把人看做研究过程的对象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极其困难

的。因此，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复杂性导致了一个关键问题：它们全都正确吗？它们都描述了管理学研究真实的一面吗？

如果管理学研究能够发现独立的真实性，那么在同一领域工作的不同研究者都应该得到同一结论——这是对结论可靠性的一种检验；如果所研究的现象存在一种潜在的模式，那么不同的数据搜集方法应该趋向于相似的或完全一致的结论。这反映了方法论的工具性特点，调查方法被视为能使研究者接近真实性的工具。但是，如果不同的人得出不同的结论，人们自然会怀疑是否每一种方法都是通向潜在真实性的通道。

以望远镜作一下类比，如果当时教皇通过伽利略的望远镜看到了同伽利略所看到的完全不同的景象（比如说他看到小天使正在针尖上跳舞），人们就不会认为望远镜展示了崭新而奇异的现实。人们就不会认为它是揭示真实性的一种工具，而只是万花筒——只是一种可以看到奇异幻景的工具，而对真实存在的事物没有什么含义。不同观测者通过望远镜所观测到的结果的一致性，只是令他们信服存在一种崭新的有价值的研究工具的部分事实。为了确保管理学研究的一致性，关键问题是：如何明智地比较这一领域的不同结论。事实上，不同的范式会得到不同的结论。那么，对同一现象怎么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式呢？

另一方面，一些人指出研究并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人们必须构思模型、提出问题并解释结果。对社会研究至关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须考虑如何搜集、解释关于其他人的或者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信息。调查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研究结论是由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产生的——研究对象和调查者，调查者总是以某种方式介入研究过程，不论是自己观察或解释一组工人的行为，还是开展大范围的行为研究。这种方法论的概念强调研究者演化出结论。该方法将研究过程描述为研究与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像原来的方法那样将其视为试图通过理论或可重复的结论来映射的世界。

应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不仅仅有这两种。管理学研究中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是：管理研究都是关于实践的。<sup>2</sup>这就促使我们用两维方式来描述方法

---

2. 人们也期望一个研究者能对这一领域做出开拓性贡献。一项研究的影响与其实际真实性之间没有太大关系，其影响主要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回答了问题、提出了新问题或改变了人们对这一学科的看法。“真实性”已经变得不如“有用性”那么重要。

论：其一，“自然科学—人类解释”是一维；其二，“研究独立性—研究者参与实践”是一维。<sup>3</sup>在本书的前两部分，我们将看到大多数方法都以某种方式试图把这两维考虑进去。我认为，关于社会研究的各种广泛的争论一般都没能抓住这一点，而是趋向于关注特定方法的优点或其他方法的缺点。事实上，所有的方法都是不完全的。最后，我会提出一种综合的方法，说明管理知识的发展需要参考各种不同的研究范式。

这个事实意味着学术研究者的研究方式是错的，在管理学研究时，专业管理者的需求和兴趣应该被考虑进来。更进一步说，让管理者们自我组织去研究问题并提出他们需要的解决方案可能会更好一些。

其中引出另外一个问题，研究中所选择的搜集证据的方法会影响到可能得到的结论的类别：你向人们询问他们的感受，你会得到关于感受的答案；从经济数据库中寻找有关竞争威胁的信息，就会得到经济数据，你的论文通常以分析经济环境来结束。你得到了想要的——不一定很具体，但肯定在可能的答案里面。当某些研究者搜集并分析被调查者的感受时可能相当客观，然后得到令人惊奇的结论（通常说明了研究者的独立程度）。但是研究方法的选择仍然会影响到他们本来可以得到的结论的类别。两种不同的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得到两个不同类别的答案。这样，两种方法如何与惟一的真实性联系在一起呢？建立在此如此偏颇基础上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宣称自己是真实的，或者部分真实的？

本书绝大部分将探讨这一问题和相关问题，这里之所以提到它们是因为存在这样的争论。

浏览一下管理领域的主要学术期刊就能发现这一点。读者将会发现当代期刊（如《哈佛商业评论》、《管理学评论》、《英国管理期刊》或《管理学期刊》等）中充斥了各种研究方式和表述方式。有时正式的调查是严格规定的，有时重点则放在揭示新概念的实质，有时重点放在解释性方法上。方法的多样性表明：对于什么才算正确研究没有简单的一致标准。好像所有这些出版者都生活在争论中，却没办法解决它。最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强烈宣扬自己的编辑哲学的期刊——这是一种学术自信，还是一种专业的自我防御呢？

---

3. 这将是第2部分讨论方法论范式的基础。

## 本书的结构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1部分介绍了管理知识。这一部分的任务是进行自我定义——这不是包含所有商业研究的书，它只是关于管理学研究的。所以我们要为讨论划上清晰的界限。然后我们讨论对管理思想的各种需求，这些需求是互不相容的，这一点使得管理思想很难既保持真实性又保持其一定程度的有用性。接着我们观察一下像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等因素。总的结论是，一些因素严重削弱了很多宣称自己是真正的知识的管理学研究。

第2部分详细考察了方法论问题。我们以一种与自然科学进行对比的方式介绍了几种方法（它体现了我所说的方法论的工具性特征），同时也考察了这些方法最新的发展，人们认为社会科学不应该刻意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这体现了我们早先提到的以创造为基础的方法），其中包括所谓的后现代传统、参与性调查方法（包括行为研究），以及解释学和现象学的相关方法。

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方法作为管理学研究正确性的整体基础的话，就会发现管理学研究存在严重困难。

本书前两部分共同揭示了管理学研究很难找到其真实性。最后一部分说明管理学研究的非真实性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管理思想的效用和价值并不依赖于它们是否真实。最后一部分讨论利用了一些批判理论的概念——虽然经过了某些改动。我们将第2部分讨论的四种典型的方法论结合在一起，这些方法中的每一种特征通过与其他特征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对管理知识的有价值的贡献。

## 本书的写作风格

本书将集中论述实践问题，这些问题起源于研究者、学生、管理者、大学教授。一些作者曾满怀希望地声称：优秀的理论是具有内在的实践性的。如果你认为这意味着研究方法越好，结论就越有用，那就太天真了。研究者所采取的解决问题（如数据的短缺、如何应用广义的概念等）的方案都会对结论的得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也会对其实用性产生重要影响。“实践性”毕

竟是一个相当模糊的词语。理论与实践的界限不可能像“优秀的理论是具有内在实践性的”所描述的那样清晰。我承认，本书采用的方法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一个灰色区域，我们将最大程度地利用它。这不是否定以实践来评价理论和思想。这是一种批判的方式——承认恰当的方向不是从优秀的理论到实践应用，而是从实践应用到优秀的理论。真正的错误是对这一点视而不见。

从风格上，本书同我原来的一本书《管理价值》（经济出版社出版）相类似。我们将进行很多具体的实践性讨论，例举一些分析材料和说明性的例子。书中还会有很多相当抽象的讨论——在这一领域，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读者疑惑不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整个讨论走向哪里？我建议他们具体地思考研究项目要阐述的内容——这不一定总管用，但会有所帮助。每一章都总结了其中心论点——阅读本书的一种方式就是先阅读每一章的总结，然后再阅读每一章的内容。

本书另外一个风格是它的辩论性质（*Polemical*）。本书不是长篇大论或表达极端的批评，而是劝导性（*Persuasive*）的。我希望达到的主要结果是使人们相信：管理学研究方法论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因此需要反思这一领域的整体努力。如果读者读完本书后，对管理学研究有所怀疑，那么本书就算完成了其主要任务。

本书的讨论有时以澄清事实为目的，有时以内容的平衡为目的，但我们以前者优先。“平衡”毕竟是相对的——关于管理学研究的书有一大摞，这些书或者是关于如何开展所谓的实证主义调查，或者对非常困难的问题搪塞而过，所以如果有人需要“平衡”，去看这些书吧。

本书旨在考察在公共领域内构建和展示出来的各种管理思想。“管理学研究”可能涉及学术模型、组织研究人员、准备研究报告、在正式讨论会上发布结果。这些是我要讨论的一小部分。至少同等重要的问题是公众可得到的材料的泛滥，而且这些材料可能来自于不太正规的研究机构。学者可能会出于自身风险的考虑把这些材料作为极端现象而忽略，而我认为这些具有重要价值。<sup>4</sup>

因此，我们将讨论管理学研究、管理知识、管理思想、管理学作品，有时

---

4. 其他人确实如此。参见Frusten的一篇关于时尚管理写作的非常有趣的文章。

我会互换地使用这些词，有时仅指其中一个元素。这种折衷主义是必要的——该讨论的主要驱动力是：管理学研究应该促进管理实践活动。因此，所有可能对实践产生影响的思考和调查的结论都是相关的，最核心和典型的例子更具有学术的格式。

最后的一点预备知识：我赞成第2部分作者的精确思想吗？不完全是。重要的是要了解管理学研究和管理知识的一系列方法，评价这些方法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用于发展管理知识的过程。个别方法的特殊性不会比整体模式更重要。因此，本文对这些作者的思想的讨论没有解释得很精确。如果我理解“错了”——比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福科（Michel Foucault）等人，<sup>5</sup>那并不重要。问题是，像波普尔或福科的思想与管理知识的发展进程有多大的相关性。也许我误解了某些思想。不管怎样，某种思想或方法所阐述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正在讨论的思想与实践的相关性——不论这种相关性来自哪里。

---

5. 虽然这并不困难——存在着与福科的解释完全不同的学派。